怡餘畧存

賁堂老人題訂

怡餘畧存　貢堂老人 題訂

本書亦是舊韓國末期의 京城仁寺居人 池宜平氏 亦文學家이다 其先生의 親筆書冊이다

洪奭周若先生은 我國宣祖時代人 洪柱元의 後孫이다

西紀一九六二年 九月一日

華山 李聖儀는 致記한다

Carpentier

怡餘畧存總目

怡餘畧存

永嘉洪奭周成伯 著

答費吉士蘭墀書

僕處海左執事處江南山川之所阻風氣之所限不啻若燕越之迯千萬不自意得充使价与夫邦人士相周旋而行人之所授館又適与執事相比鄰雖不獲促席交臂一吐露肝膽而毫楮之間信息甚大今又辱惠手牘申之以海勉縷縷懃懃皆先哲之緒論至於尊朱子以配先聖而力掃近世考證家詖淫邪遁之榛蕪誠榕村以後所僅見者不謂滔滔橫流中乃有此特立之底

柱感歎之極為斯道与有幸焉僕誠不敏於經傳遺旨
百未能窺其一二顧獨於朱夫子書則心誠好之有不
自知其所以然者豈僕之愚魯能有所自得而然哉抑
膾炙芻粱之嗜固人情之所不期而同然耳輓近學者
自詡以博雅竊竊於缺句殘簡之中掇拾昔賢之唾棄
或粗有一知半解噭噭然自鳴於衆曰吾實發前人所
未發有為尚書寃辭者矣有為詩序右袒者矣有為孝
經之不當刊誤者矣有謂啓蒙之不當主卜筮者矣有
掊擊太極先天以為黃老者矣有重理大學古文自詑
以復古者矣甚焉則夏瑚商璉之辨飛鶴坐鶴之嘲瑣

瑣乎不足陳也一人倡聲萬口從風彌望如黃茅白葦文飾如僞玉贋鼎非姚江之餘派則西河之後勁僕每披閱至此輒掩目而不欲觀竊自恨識之不博辭之不辨無以發墨守而鍼膏肓何意今日得逢大雅君子卒愜此平生之至願也僕固知斗牛以南秀氣不盡必有傑然而挺出于其間者安知不在執事耶勉之勉之為斯文自重僕觀有明三百年醇學實踐當推薛敬軒為首其次則曹月川胡敬齋陳剩夫諸公顧涇陽高景逸雖有出入要不失考亭正脈羅整菴闢廓之功不愧昌黎惜其論人心道心處有混合理氣

侵過性情界分不免為白壁微瑕蔡虛齋林次崖以
及乎近世陸稼書諸公纉亨紫陽分寸不失羽翼
揮厥功寔鉅區區愚意尚嫌其字句間分析太密或
啓口耳支離之弊而反以藉江西諸人攻斥之資斧
爾不審高明以為何如也俯教考亭之原文与門人
之附益固有言下立判者甚善甚善然具隻眼者微
執事其誰哉恨不得一借玉山之席使胸中積疑豁
然如披雲也四庫書簡明目錄僕亦嘗畧窺其一斑
淵海之富泛然望洋顧其間以考古講學二家分漢
學宋學而評騭之際微示抑揚至於當時鴻碩具見

體裁而三魏兄弟及顧亭林邵子湘全集皆不免遺
誅毛氏諸書雖曰博贍胡斗大拘終當為背經之嚆
矢而兼收並採不加澄汰謏聞淺見實無以瞭然於
取舍之權衡唯執事有以辱教之則幸甚楓石弁卷
之文醇深和緩有典有則僕與徐君俱受百朋之貺
矣徐君博而好古間有考證家言要非如近日大言
詆諆者聞執事之論其有不憪然心服乎當為執事
三致意也體念躬行之諭謹當銘佩終身僕則不才
敢望大惠尊大人寶翰敬玩再三如獲拱璧十襲珍
緘無以為報束裝有日後會黯然臨紙惓惓不自覺

覼縷悚仄悚仄只冀心照

与李審夫 正履 書

承示齋義奉玩欽歎一二有疑不敢自隱第一條所論也者二字存之固有筆力殴之尤似平順盖古之為文其句字之間固有若此者矣或參差而不齊或齟齬而不安其意或間隔而不續其辭或缺虧而不完繇今讀之愈見其古也至若慕其古也而故為是以効之則驟而讀之亦或未嘗不古然天真之与人僞居然判矣譬之京華士夫涉世積久事變時態無所不熟俯仰應酬機巧爛熳而忽然欲鄉語村步作

朴野踈硬之容其不益斷其天真也幾希又如商鼎周彝篆隷訣落依俙如蟲蝕鳥攫奇古可愛後世作字者以完筆滑墨無故作禿缺滲漉狀雖乞太公九府錢者終不肯以一文售輓近之號為學古如是者家矣獨執事之文雍容典雅雖步趨折旋一循古法而文從辭順未嘗為一句艱棘語此平日所以欽祉之不暇玆篇旨遠而辭達格古而理暢近世作者殆絶倫比心乎敬矣不能釋手猶尚欲呫呫其喙於洗垢之瘢痕者不唯重孤虛己下問之勤亦誠欲共惜天下之寶惜之於至安之地而已矣

答舍弟憲仲書

示及吾抵醇溪書中有云錢氏初學集步趨廬陵為失言甚當甚當十年前嘗得是集一寓目頗愛其紆餘婉麗大与歷下太倉異軌其論文章能深揄利病而平生所心折唯歸熙甫一人遂意其真有所得於歐曾嘗抵書時率爾有是言後復得其書讀之已自悔其不審矣唐宋以來能言之士亦至衆矣獨推廬陵為正宗者以其辭必己出文必徵實而未嘗為雕鏤塗澤之習也錢氏之書信手開卷藻繢滿眼徐而察之殆無一篇無陳言若使古人無年經月緯州

次部居草亡木卒骨騰肉飛等成語不知此老將何以充其卷帙廬陵即無論試觀方希直王伯安集中曾有一語似此者否此吾所以深自悔其失辭也因念十三四歲時酷好讀八家文到曾子固所作輒眊然欲坐睡其後十餘年間再讀三讀漸覺有味自三十歲以後則知好之矣而猶往往恨其太冗蔓至今年以後始悟其簡潔謹嚴真得西漢遺軌雖蘇氏兄弟猶當斂衽萬萬非近世操觚之家截句減字自以為矯健者所可企也昔柳子厚稱穀梁子太史公最峻潔子長之文人莫不知其偉也然徒知其馳騁激

昂踈宕有奇氣而已至其峻潔處非子厚不能知也
知文之難如此而今之人稍能離句讀者得人所作
伸紙疾讀驟如風雨或瞥然一過眼不及繹其終始
而已欲呫呫搖脣吻不亦難哉吾今俛首於文字間
行而誦卧而思者三十餘年矣自一二歲來遇古人
書始粗若不逆於心然如廬陵集中禮部唱和詩續
思穎詩序諸篇尚不免有異同之見假使今人有為
如此文者吾已大言詆之矣吾是以不唯不敢輕議
古人雖今人亦未敢遽置高下也吾弟文非吾所可
及如物言志游二篇置之古人集中亦不多見更互

多讀古書講求義理以深其根柢則歐曾已上亦莫之能禦矣吾始為文時一涉筆即屢百千言意之所到手不暇應今識見意趣自以為少進矣而命題布紙瞑目支頤或屢書一二句旋止苦戛戛不能相續此非讀書久廢之明害乎古人所謂讀書者沈潛披翫皆是不獨指伊吾聲然其所以能一筆千言滔滔不竭政在此伊吾聲中得力不可不深自勵也

麻方統彙序

善醫者猶用兵然醫之不可以無方猶兵之不可以無法也故素難者金版玉弢也本草者勁弓利刃也

隨病而劑方者魚麗鳥翼八門六花之變也若夫壁壘堅矣卒乘飭矣甲兵旣繕矣號令旣申矣有敵於此卒然遇之而以我之所不可知攻我之所不及備則其不轍亂而旗靡也者幾希是以爲兵者先務審敵之形而爲醫者先務知病之情繇軒岐而後論醫者數百家而言麻疹者始于近世然求其詳者蓋絶無而僅有然則病之不可知者莫麻疹若也其爲病也來如怒潮發如焱火乘人之虛害人甚速其旣去而復來也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其見之也罕故其治之也爲尤難其治之也難故其害人也爲尤甚嗚乎

智士仁人之所以備其豫而濟其危者庸可忽乎麻方統彙一書輯古今言麻疹治者凡數十家為卷凡五為目凡六十有三為方凡四百有十有六窮其原以達其委資其異以合其同條分縷擘歷歷有明驗信乎其為醫家之指南也嗟乎大樸散而戰爭起氣數漓而疾癘熾痘疹之作皆自後世始也有能調六氣之和反一元之真措斯世於雍熙之域者使斯民無是疾可也安用是方為哉雖然善用兵者不恃敵之不吾侵而恃吾之不可勝故干羽既舞不忘猾夏之戎弓矢既橐不廢詰戎之誥是方也亦聖世之所不

遺欲遂爲之訂其譌謬正其編簡印以活字俾廣其傳世之言仁術者庶或有取焉爾

送柳錫老赴燕序

游觀之所得如讀書然夫展卷疾讀瞥然而解人頤者必稗官小品俳諧之文也再繹之則索然無餘味矣班馬之史屈宋之騷陶元亮杜子美韓歐曾蘇之詩文沈醲咀嚼愈久而愈有得至易書詩春秋論語則有終身誦之而不能盡者觀人亦然斗筲之才立談而見智深而勇沉蓄厚而肩鉅者日與之處而不可測其涯涘東人之觀于中國者厪一隅耳然亟閭

碣石勃海之浸千里之野萬里之城亦天下之鉅觀也明堂天闕萬乘之居百神之所主四表之所準固天下之大都會也三代漢唐之士雖不可見如陸稼書顧寧人之經術汪琬方苞之文章魏叔子之悲歌感慨亦未必無其人也雖不能与五經比觀何遽出班馬屈宋下哉今之觀中國者率不過一目而止其淺者直眩於宮室之麗廛肆之富金碧珠玉之侈而已否則以片言蔽之曰中國無可觀嗚呼以此術而讀書觀人亦無怪乎學術之日卑而才俊之不見揚也柳侍郎錫老以書狀官觀于中國既歸十有五年

復介于朝正之使以往錫老少嗜書於班書已下諸家蓋嘗反復而得其味矣歷試于朝聲實方茂今之歸也固將膺銓衡人物之責余以故特舉讀書觀人之說以告之余亦嘗一觀中國而無所得者也今衰且病對書而不能讀況能再遊於方域之外耶姑顧俟錫老之歸而來聞其所未聞者

桂苑筆耕後序

記有之曰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古之君子必重其本始如此吾東方之文章能著書傳後

者自孤雲崔公始吾東方之士北學于中國而以文
聲天下者亦自崔公始崔公之文傳于後者唯桂苑
筆耕與中山覆簣集二部是二書者亦吾東方文章
之本始也吾東方以文爲尚至我 朝益煥以融家
遊許而户曹劉以詩若文成集者無慮充棟宇矣而
顧鮮有知崔公之書者余嘗見近代所撰東國書目
有載中山覆簣集者徧求之終不可得唯桂苑筆耕
二十卷爲吾家先世舊藏自童幼時知珍而玩之然
間以語人雖博雅能文而好古者亦皆言未曾見然
則是書也幾乎絕矣使是書不行于東方是玄酒不

沒于太室而疏布不冪于犧罇也豈所以教民不忘
本哉世所謂公文皆騈儷四六殊不類古作者公之
入中國在唐懿僖之際中國之文方專事騈儷風會
所趨固有不得而免者然觀公所爲辭逌逌多華而
不浮如檄黃巢一篇氣勁意直絶不以雕鏤爲工至
其詩平易近雅尤非晚唐人所可及是蓋以明水疏
布之質而兼有乎酒醴黼黻之美者豈不彌可珍哉
公在中國取科第入軍府亦既已馥施當時矣而一
朝去之如脫屣及歸東方躋翰苑貳兵部以至阿飡
阿飡者新羅大官其顯用方未已也而顧又自放於

山林寂寞之濱以終老其身而不悔蓋度其時之皆不可有為也士君子立身蹈道莫有大乎出處之際出處而不失其時非賢者不能也賢者之作固不可使其無傳況其文傑然如彼而又為東國文章之本始者哉湖南觀察使徐公準平即余所稱博雅能文而好古者也聞余蓄是書亟取而校之捐其俸揭以活字得數十百本用廣其傳曰不可使是書絕于東國也嗚呼不忘本始教民厚也表章賢人勸民善也徐公之用心也如此其所以為政於湖南者亦可知已役既完徐公屬余曰子實傳是書今不可以靳一

言余辭不能得若崔公之蹟行本末与是書之可備考證者徐公之序既詳之矣余無所復贅云

登定州北城記

定州北將臺者壬申夏 王師轟城處也定州城在東國號為寇囤壬申之役為賊所竊據 王師環而攻之四月不能克最後用轟城法穴地通城底埋硝藥其中引火燃之而後城始崩賊遂無噍類北將臺適當其崩處今屹然而高者癸酉州倅李身敬所築也登其上俯城中千戶如碁布西南見身彌椵島聯亘大海中毛文龍劉興治所跳踉也其北則重岡複

障 王師所隱蔽以出奇也其東西南三方近城處
則皆 王師所陳諸景或金大宅許沆韓浩運諸烈
士徇身地也彷徨四眺吊古憑今喟然而不能下者
久之嗟乎辛壬之際亦承平熙洽之時也歲一失稔
小醜跳梁而數日之間八郡瓦解擧一路之力加之
以轂下之精騎羆頓半載僅而克之而無辜之塗肝
髓者已不可知其數矣聖人苞桑之戒豈徒然哉是
行也躡須而西登安州之百祥樓見樓下有趙尚書
元卿守城碑北涉清川右望松林之口前行艤舟于
大定津頭皆辛未壬申間鋒燹之場也夕抵嘉山郡

衙向鄭忠烈父子立慬之地歷雲興東林西林之間見許流金見臣金啓默戰勝處嗚乎吾輩生太平世安居肉食雍容於廟朝之上亦可以自幸矣世常言今之時無人然遐陬下土一遇變故忠臣勇士忼慨樹功而立節者如彼其班班是皆昇平無事之日所棄置而不屑者也若趙元卿者白面一書生耳當鋒刃倉猝之際不動聲色而以隻身捍一城嗚乎亦豈不難哉

兩北烈女傳

兩北烈女者不知其姓氏出於下賤而容貌偉然有

丈夫氣嘗値飢歲偕其夫就食於湖西寓丹陽縣爲
窟室居傭作以自食其夫爲人居下〻鄕少年多悅
其婦色及其夫病癘死貧無以資人莫肯來省者鄕
少年之富者曰張氏爲之治其喪一稱其婦意其婦
未嘗辭也及爲治所以附於身者無不欲單爲治棺
則欲削而薄之一如其言及治喪已張往省之曰將
葬乎曰否殯乎曰否噫甯不欲葬甯夫也曰無以爲
也君且待之君無用勞矣自是日晝出傭於張氏而
夕則反窟室枕棺而寢每得食歸奠柩旁坐其下哭
極哀拊心嗚咽良久而後食雖隣里聞者莫不動容

嗟傷矣方盛夏久不葬尸骸朽敗棺薄臭達人不堪聞而獨處其中不變人雖欲犯之者不敢須臾近張氏子亦恭然哀其初心矣及秋度行傭所得可以資行路倡言當反葬一鄉人皆笑其狂一朝治裝起乃辭鄉人鄉人大驚遂戴棺行日步六十里而止夜則宿野田中須臾不離棺側粮絶則乞以行或數日不食足且盡趼而竟達數千里之路返葬故里或曰此女所為當並列古貞女無愧矣洪子曰豈唯烈女也哉夫出於下賤而有志節者固鮮此婦人其所謂卓然不羣者歟且治其始而慮其終拒絶強暴而不貴

辭色古智士有是乎竭力報人之恩而使其惡不得顯古義士有是乎身執勞苦而終始不渝不顧生死而竟遂其誠古强有力之士有是乎古學問之士有是乎由是見之奚特並列古貞女而已哉夫守節以殺身易行義以合中難此婦人其所謂行義而合中者歟嗚乎世道之降久矣居高位爲世所貴而棄義失志者多矣又烏得以地賤而忽人也哉婦人蓋近世人也今不知其存没云

書楊雄富人事後

揚子雲爲法言西蜀富人以十萬錢求厠名其間而

不能得也誠使子雲受人錢而書其名是法言爲賄
書人將唾罵之不暇又尚可傳耶雖然新莽之惡天
地所不容而雄以諛佞之辭辱誣千古是其罪視以
賄枉筆不其重歟而彼法言者又何足以傳信也嗚
呼大節既虧而尚以小廉自喜悲夫法言之卒章曰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子雲既屈
其節而乃欲盜明哲之名耶均之盜也以錢与以文
一也奚彼之獨見笑哉或謂彼富人者其志本以求
傳雖不獲書名而卒以是事傳亦其幸也余竊觀天
下之畜錢者不求加殖則必以求官爵彼獨超然有

意於百世之名其獲傳也亦宜

書漢書馮野王傳後

其心是也其言非也君子原其心而恕其言其心非也其言是也君子取其言而已矣此君子所以與人爲善也漢元帝欲以馮野王爲御史大夫訪于石顯先是野王兄逡嘗論顯顯權顯深惡之乃對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謂陛下私後宮親野王遂不得用夫外托公議而陰售其好惡之私此固顯之所以爲巨奸也然其爲後宮親不可私者則亦天下之至論也烏可以顯廢哉且野王固

賢矣一野王之用捨未足以為漢存亡也使其不用野王而推是以為法也則鳳音商根何自而顯新莽之禍又何自而作也然則元帝斯舉固可以為後世法歟曰不可夫以三公之用舍而向于閹豎雖得皐夔稷禼而任之猶不足以償其失也雖然君子之取人也以節若元帝之不用野王也君子亦取節焉而已矣

題表忠錄後

王鼎翁以布衣赴文丞相軍及丞相被執為文以生祭之至今讀之尚凜凜想其為人謝皐羽傾家貲佐

丞相軍遂叅其軍事逮宋亡終身逃隱西臺慟哭之
辭涕人於千載之下汪元量挾三尺琴訪丞相燕獄
得其詞一闋而歸遂与正氣歌指南集諸篇並流聲
無窮嗟乎同志相感同氣相求丞相之門固宜多烈
丈夫也余從中國人得宋故架閣吳公詩与其却元
人薦引書閱之又獲見丞相与公書三帖信乎丞相
之门多烈丈夫如此哉夫以丞相得士之多而吳公
之特見重於丞相如此其人已可知矣及其時移世
改皭然自潔以不負丞相之知又如此〻其義豈遽
出王謝諸公下哉而顧泯〻獨不表見于世然卒能

流傳于五百餘年之後而得裔孫之賢有文者以克光顯之此又王謝諸公所未有也嗚乎爲善者亦可以勸矣往余嘗北游拜丞相祠于順天見庭宇荒凉塵土翳然心盡然悲之徘徊古柴市傍求欲見昔所稱悲歌之士而不可得今始得聞丞相之客有賢裔孫如此而其文辭又有足感發人者惜乎余衰且病不能復遠遊也姑書此卷尾以致其願文之意吳公諱名揚其裔孫曰萬渠寶表章是書

乘輅箴

胡隻其輪欲壹其心其軌如繩正直是欽居高俯下

若臨深淵偏任則傾失輔則顛無側無頗率此周行履坦思危跬步可忘載匪其人是曰覓乘維德之室翼翼兢兢

季弟㕔銘

樸不雕文不艶以昭其儉方其隅虛其中其用不窮聖有漢賢有言于是而尊爾爾外一爾内對之無怠受諸親銘諸昆傳之子孫讀於斯觀於斯安爾福祿於斯

八賢圖賛並序

吾弟今年九歲好畫尤好古人遂畫古人事作一帖

以与之帖有八葉〻一人自伊尹以至于裴度皆古
廊廟岩穴之士也曷為不取乎蕭曹房杜知出而不
知處也曷為不取乎巢許沮溺知處而不知出也然
則曷為取嚴子陵也成光武之德器倡東京之節義
皆子陵功也則處猶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則曷
為獨取乎一出一處者也嗚呼阿衡尚父之位不可
必矣而堯舜君民之志則不可忘也桐江綠野之樂
不必固矣而江湖棲遁之志則不可忘也苟有志也
皐夔稷卨不害其為不處也顏閔子騫不害其為不
出也雖然与其觀於有其志者曷若觀於成其志者

乎嗚呼茲八君子者雖高下不同抑皆可謂成其志矣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吾弟勉之哉

殷阿衡　夏耘春耕堯舜在茲出作阿衡若畎畝時

殷良弼　操築于巖若將終年鼎鼐之位若固有然

周尚父　白首漁竿不見其窮黃鉞青茅不見其通

漢武侯　龍崗之松歲寒風雪風雨之天炳然日月

范少伯　七策成功萬金韜名五湖悠悠澄之不清

張子房　星日昭義雲水藏蹤真仙在茲何必赤松

嚴子陵　君來自何金闕九重竹竿煙簑依然舊容

裴中立　一觴一詠午橋春風孰知當時上公元戎

永興朴忠愍公祠上樑文

人臣勵殉國之志危身奉上曰忠先王著報功之規以死勤事則祀况夫寃結穹壤重泉之碧血未乾勲在 宗祊內府之丹書可考不有尚賢之曠典孰倡立懦之風聲粵若判中樞院使朴忠愍公以明氷苦蘖之姿挺茂松勁栢之節風雲嘉會托契合於龍潛經傳淡工識取舍於熊掌昔在 王業之始刱蓋有時事之難言榆社歌風漢皇有思沛之慮 楓宸受日魏詩感陟岵之章載馳載驅奈江山之少使畏首畏尾嗟朝廷之無人時則一介之孤忠獨矢九死之

素志透金石而可感衷諸中心視鼎鑊之在前赴如
樂地並焚玉碎汨羅吊五月之魂地轉天旋未央峯
萬年之爵嗚乎身雖力屈功則旂常知有 君不知
有身奚憾九原之泪見其出不見其入屢與 中朝
之嘆生榮死哀垂洪渥於延世臣忠婦烈播餘芬於
刑家惜乎文獻之莫徵致茲俎豆之不講傳疑傳信
昭揭華陽之遺篇有廢有興空嗟博平之舊址人猶
指點何處問繫馬之林魂兮歸來至今傳懸魚之地
惟茲墜典之重舉式循公議之大同羅池撫迎神之
章太守慕義紫市寓即地之感父老含悲星日留光

想輪馬之来格雷天叶象煥革翬之重新於焉揭虔
而妥靈庶幾砥俗而共節玆陳兒郎之唱庸作巫陽
之招

兒郎偉抛樑東龍興江水去無窮魂帰不道風波险
應上天閽護紫宫

兒郎偉抛樑南雷雨龍飛黒石潭風馬雲旗来左右
寒芒閃爍列星叅

兒郎偉抛樑西釣鏊山出上無梯空林月落悲風語
夜久如聞杜宇啼

兒郎偉抛樑北天路冥冥關塞黒瑟海連空魂早帰

水深恐使蛟龍得

兒郎偉拋樑上〻有青天〻宇廣萬歲橋頭千歲浮

至今猶憶廻　仙仗

兒郎偉拋樑下蔚然遐俗聞風者歲時酒熟脡脩陳

采〻青蘋流水灣

伏願上樑之後神其依歸人有矜式懸諸日而三綱

增重樹之風則百世勸忠高山景行孰無感於好德

春蘭秋菊永靡絕於寒芳

争竊戒

争与竊至惡稱也天下之人孰不争欲下者争利高

者爭名天下之人孰不竊欲下者竊位高者竊名天地至高不可與爭也爲人衆勝天之說者獨非與天地爭者歟天地至神不可有竊也竊造化之機而發陰符之秘者獨非竊天地之權者歟雖然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何爭之有莫非己有莫非彼有何竊之有聖人因其所當有而有之因其所當得而得之故獨出乎衆人之上而不爲爭兼有天下之美而不爲竊

集八家文答仲

得弟書甚善（柳答呂恭）誠中吾病（柳與史官韓愈）然尚似有不相曉者（韓答崔立之）姑示子其畧（柳愚溪對）文字之衰未有如今

日者(坡答張文潛縣丞)穿鑿經傳移此儷彼(歐与荊南樂秀才)務采色夸聲音以為工(柳答韋中立論師道)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諑怪(柳答呉武陵論非國語)或至於怪僻而不可讀(歐論湖陽內翰)其不然者(顏事策第二道)切近昧陋(韓王弘中碑銘)作俗下文字(韓与馮宿論文)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老上樞密)四子固之文(坡与曾子固)紆餘委備(老上歐陽內翰)外枯中腴(坡評陶詩)發而讀之(歐答呉充秀才)若無以異於衆人者(坡荀卿論)反復讀之(歐与張秀才第二書)久而有味(曾洪渥傳)愈久而愈可愛(歐蘇明允墓誌)非有(韓守戒)素所學問(曾宜黃縣學記)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韓上兵部李侍郎)落其華而收其實(顏東軒記)者亦孰能与於此(王靈谷詩)

序求其辭時若有少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

曾徐幹中論目錄序漢氏以來韓與孟簡尚書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

愈歐讀李翺文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坡六一居士集序其為文章歐石曼卿墓表將與詩書之作者並曾王子直文集

序吾既韓貞曜先生墓誌學之二十餘年矣韓答李翊其他韓送孟東野序著書之士歐送徐無黨南歸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

道者曾答孫都官豈容有坡課百官策若鞏者哉曾上范資政吾之

所以曾南軒記口詠其言心惟其義韓鄆州北上于襄陽反復而不

能已曾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亦所以矯王三聖人論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柳毛穎傳後題

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

(韓送陳秀才彤序)文章之士末也然(柳荅楊京兆憑)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韓荅侯繼)吾弟(柳宗直西漢文類序)才高識明(坡荅李廌)致力於斯文久矣(坡荅劉沔都曹)當務使(坡荅黃魯直)閎富典重(曾王平父文集序)增其所未高(韓重荅張籍)毋輕議鞏(王荅段縫)

附上書(老上皇帝書)家兄(潁與黃魯直書)沆瀣

伏覩兄(柳與李睦州服氣書)甚喜(老送石昌言北使引)南豐(歐送曾鞏秀才序)之文(坡與梅直講書)終日以讀之(老上歐陽內翰書)不厭(韓送區冊序)區區(韓論捕賊行賞表)不能無慨然者也(王上時政疏)古之君子(坡醉白堂記)學爲文章(歐送徐無黨南歸序)其所讀皆聖人之

書（韓上宰相書）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文稍采取之（柳報
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其下（坡放鶴亭記）惟太史公書（韓送王秀才序）有
法度可觀（韓柳子厚墓誌）過此以還（坡登州謝兩府啓）獨韓愈（柳與
韋中立論師道書）歐陽脩（歐醉翁亭記）其尤也（韓送孟東野序）韓子之
（柳讀毛穎傳後題）神施鬼設（韓貞曜墓誌）不專一能（韓送窮文）歐陽
子之（老上歐陽內翰書）閎肆平淡（歐梅聖俞墓誌）金聲玉耀（柳與友人
論文書）皆天下之奇才也（王讀柳宗元傳）吾兄（歐游儵亭記）沈潛
乎（韓上兵部李侍郞書）詩書易春秋（韓原道）百氏之書（韓答侯繼書）
其隟也（柳始得西山宴遊記）取二家言觀之則（柳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
書）作爲文章（韓進學解）沛然如川之方至（蘇子瞻和陶詩集引）又

何羨乎(坡前赤壁賦)曾鞏(曾送周屯田序)鞏之(曾答范資政書)涵演迤(韓藍田縣丞廳壁記)寬厚宏博(韓上樞密韓太尉書)不可謂不至矣如(坡形勢不如德論)若夫(老任相衛論)猖狂恣睢(柳答韋珩推避文墨事書)大放厥辭(韓祭柳子厚文)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柳與楊京兆書)亦容有未必然也(老辨姦論)向所謂(韓原道)韓子(坡韓非論)歐陽子(歐秋聲賦)其文已不遠先秦古書(坡與王庠書)況鞏也哉(曾寄歐陽舍人書)君子(坡王君寶繪堂記)通經學古(坡六一居士集序)養其根而竢其實(韓答李翊書)其文(坡答張文潛縣丞)博辨雄偉(歐黃夢升墓誌)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坡范文正公文集序)皆可以(與柳崔饒州論石鐘乳書)上窺姚姒(韓進學解)灝灝而噩噩(韓上于襄陽書)苟

如是（韓上張僕射書）可使（柳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子固讀吾書（王與曾子固書）何必（歐菱溪石記）讀其書（歐王彥章畫像記）而後（歐梅聖俞詩集序）為文章（柳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也哉（蘇黃州快哉亭記）

擬祭昌黎先生文

嗚乎公之遺斯世也蓋將九百有餘年矣而其嚬笑咳唾常若朝夕於耳目者以其遺編之尚傳然天下之能讀公文者肩相戛也而學公文者十百而無三四能學公文者世相望也而知公心者則千萬而不一二沉深博大蹈厲發皇淵奫嶽嶪玉尹金鏘窔乎婦人孺子皆知公文之不常而若其意深而辭簡句

健而神道人千言而刼〻我單辭而優〻人皆爭妍
于春蘤之已謝而我獨缺實于禾黍之有秋是則子
厚之所望洋持正之所汗流而況乎末俗之咿嚘嗟
乎文以道尊道由文彰聲大響音宏加膏希光不有公
心之正直孰為公文之煒煌今世之言公者塗説於
原道之篇耳食于詆佛之牘聽其喋〻而呫〻亦疑乎
知公之膚膜而夷考其突梯脂韋枉已而徇人又孰
能彷彿公之屹然獨立確然自守而不以榮辱為屈
伸嗚乎全純愚而自靖兮將与世而異趣欲黽俛而
低心兮顧初守而自非並一時而不諧歷往牒而相

尋蓋世之懷金結綬俛拾緋紫者不知其幾何人矣而余亦有慕乎公之齟齬而崎嶔抑公所謂余亦不自知其何心者耶嗚乎長慶十禩潮陽萬里公身已去公心不死公格有廟我徂無以成有琳琅盤無蕉芷嗟公之所以為公者在其一片之耿耿而不在乎七尺之挺挺公之所以至今存者存乎奐華之爛然而不存乎梁桷之揭虔則洋洋乎其如在地之水者又烏得不鑑余衷契余辭而犂然乎前後之一揆耶嗚乎悲夫

觀音浦遺墟碑

公字下宜有舜臣二字

直南海縣南二十里溟漲之所環蒙衝之所出入名
其地觀音浦者故三道統制使 贈議政府領議政
忠武李公殉國之所也公以舟師大破倭寇於海中
海上無倭警者今二百三十有餘年而公則為飛丸
所中以殁嗚乎壬辰之難我東之陽九也時則有忠
蓋勇知之士若而人左右我 宣廟以克襄中興烈
既咸銘彛鐘被竹素焯乎其有耀矣至勳塞天地聲
震華夷燀爀磊落軒宇宙而揭日星者薦紳婦孺不
謀一辭以忠武公為稱首蓋公以偏陬積弱之旅當
百萬賈勇之敵蔽遮一方屹然為干城如張睢陽橫

波絶流出奇制勝使凶渠摧敗煨燼而無遺如周公謹用少擊衆前無勍敵威聲所讋遠邇望風如岳武穆再造區宇斡危尊恭以一身為宗國輕重如郭汾陽李西平若其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德威交彰毗卒咸懷而卒之以志決身殲則惟諸葛忠武侯是已武侯之歿以疾病而公之歿也以戰然武侯之歿漢室遂危公則雖歿矣而遺烈之所覃被式至今 社稷是賴公於是亦可以無憾矣公之功之忠寵于 綸言昭于琬琰紀在太常載在盟府煥燁乎學士大夫之歌誦叙述固無容復贅也惟公績寔多在海上其

肇暢武功由湖南水閫則有左水營大捷碑式遏亮
鋒永靖湖畿在碧波之戰則有鳴梁大捷碑樹升建
閫坐收清晏在三道統制營則有固城忠烈祠碑至
順天之忠愍祠南海之忠烈祠古今島之誕報廟咸
有顯刻以詔無極獨玆為立僅成仁之所而顧無文
以徵其實我　聖上三十二年壬辰　宣廟圖恢之
四周甲也惟　聖上撫歲興懷咸秩忠勞功宗之祀
首及于公于時公之八世孫恒權實武公舊治統制
三道水軍承　王命侑公于是地設壇以降靈退諏
于衆伐大石以表其址而章之以銘辭人於是謂統

制克世美其銘曰
維南載日巨渤泛洋恬風無浪蛟鰐深藏閭井如櫛
婦子熙熙犂牛箔蚕不識鼓旗云誰之賜懷我忠武
桓桓忠武寶奠東土雩龜健鶻大奮厥庸鳴梁洗甲
玉浦休烽盈盈萬艘漕彼鴨諸 鑾輿徐返鍾石在
簴公勳萬世公則先逝洪波渺瀰萬眦同涕公靈不
昧上有星斗驅祲産祉永綏黎首載彼海浦公仁攸
成維烈載永維石之貞

嘉山郡守 贈兵曹判書忠烈鄭公神道碑銘

我 純宗十有一年辛未冬有寇起關西連陷八郡

嘉山郡守鄭公蓍首以身攖賊鋒死之當是時我
國家昇平數百年有生者目不見兵革倉猝聞難擧
惶惑無人色守土之臣委印符頓顙于賊庭者相續
清川以北靡然為賊藪及聞公罵賊而死遠邇咸稟
然風動奮義之士相踵而起賊遂不能過清川而南
卒底於摧敗以殲識者咸歸功於公云亂始將作官
吏有為賊應者危言以怵公公奮曰吾惟有一死耳
俄而公門已闃然無吏卒公徒步巡坊里諭民以同
死國事手為書授家僮將疾走報兵馬營因整衣冠
端坐以俟變無幾何賊已迫矣賊以白刃脅公跪且

索符印公植立不爲動賊以釼揮其脚旣仆地猶握
符左手中賊又刃其手公亟以右手取符曰吾頭可
与汝符不可与也比喪元聲猶不絶口時公考 贈
叅判公亦在衙与公同罵賊以死公弟耋以身蔽父
旣絶而復蘇事聞 上震悼下敎曰父子兄弟一门
遘禍何其烈也又曰凜然忠烈如見其人 命贈官
賜祭父子俱棹楔于閭公弟耋亦 命待免喪授官
尋又用臺臣言 賜公謚忠烈用大臣言加 贈公
考吏曹叅判致祭公八世祖文穆公廟以章其世美
文穆公諱逑官大司憲 贈議政府領議政以學行

重一世〻所稱寒岡先生也鄭氏毋貫清州而公之宗
世家星州曾祖諱達濬祖諱東燮皆有文行考諱魯
郎贈叅判公妣貞夫人咸陽朴氏通德郎思禹女也
公字德圖以 英宗戊子五月十一日生 正廟己
未擢武科越六年仕為武臣兼宣傳官遷訓鍊院主
簿判官辛未八月出守嘉山未半歲而及于難時十
二月十八日也始 贈兵曹叅判尋加 贈判書公
長身黧面髯〻有膂力叅判公將俾肄武牒著得履
之乾其孫曰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叅判公
曰此兒有咒局其將始凶而終吉乎公雖業弓馬簡

重有儀泊然寡言笑与人遊恒深自抑損同射者羣
聚讙浪獨屏坐若無覩也既從仕在京非公事罕出
门外當路貴人鮮有知姓名者及宰邑先留意禮教
月必再謁校宮有壯侄以糴米二石相爭訟者慨然
曰是余過也為捐廪粟以息其訟忝判公就養于官
晨昏必冠帶拜门外服饍之供惟恐不豊嘗進盛饌
既撤忽惕然曰此莫非 君恩也因泣數行下至自
奉則俾減于常例曰吾母氏未及迎養吾何忍獨享
哉公配貞夫人一善金氏通德郎養和女也公嘗以
京職請暇歸夫人指所服弊衣曰丈夫既從官雖貧

不能庇一婦人耶公曰固然諸弟婦皆無衣吾安可獨厚吾妻夫人逌然不復有幾微色公之孝友見于家庭者如此有蓮紅者嘉山房妓也亂作之夕麾之于外及公弟耊受賊刃垂死竄負以匿于其家竟以獲全人謂之義妓公有所騎馬甚駿為賊所獲松林之戰忽喧嘷入我軍中撤賊將墜之于地遂以取馘人謂之義馬公之忠義能感于賊品殊類又如此哉公既殉二十八日而後改殮于安州顔色尚如生返櫬于星州所涉路千餘里迎哭者相望不絶過都之日一城盡傾及薦紳衣冠之士来相紼者八百餘人公

之墓在星州治東茂溪坐戌之原嘉山定州之人皆立廟而享公〻惟秉一女適士人安光達生一男必壽朝命以公再從弟之子冑錫為公後且錄以官歷果川縣監有一男基永縣監知余慕公義来屬余銘墓之辭余何敢為公銘獨記公立慬後有從関西来者与語及亂時事嘖〻曰時無鄭嘉山一人國幾亡無以國矣趙忠簡公鍾永時守安州語人曰吾以一書生能維持軍民之心以保此危城者嘉山太守之力也嗟乎此一世之公議也余又何容加一言遂為之銘曰

維忠維義受生攸同有或倡之遠邇齊風景響于西
萬波同靡徽我鄭公孰植人紀公腸如鐵公舌如鋋
公手有符与躬偕亡躬雖亡矣烈聞四達衆懦齊立
賊氣遂奪西灣南嶠東薄日域林々紳衿蠢々丱幗
殊吻齊聲曰公忠烈　王言如衮壹惠乃節乃旌乃
貤乃侑乃襚推之禰祖延及後嗣煌々百世亦有信
史識玆堂阜尚永無圮

仲弟墓誌銘

嗚乎此吾仲弟憲仲之藏也憲仲生于世五十有六
年位履止一郡守以殁而生平恒泊然自守其所抱

無錄見于世身後所留唯其文數十卷耳嗟乎此豈
足以盡憲仲哉然文章之離乎古也久矣達意者墮
俗尚辭者忘本華實之中尠克兼美而吾東方又固
風氣雖作者間出終不能壹軌于古人近世才俊之
士始稍々有厭棄陳腐思以奇自見者而樸散巧勝
去之愈遠憲仲讀書旣富悉以其所得者爲文固已
醇然于前賢之典則矣至足之餘時溢爲奇馳騁變
化靡適不可神造鬼剏萬寶玲瓏光怪欻睒魄奪精
眩而徐繹其歸無一不澤于道德仁義者嗟乎是蓋
近古屢數百年所未有也文而至斯亦豈非天下之

至寶哉憲仲之娠吾先妣夢豹隱南山生四歲已能
誦古詩文屢百言一日家方治飲燕具珍甘滿室憲
仲負手其間不一游目睫行且詠左思招隱詩趺足
坐餅屑中家人皆大噱而憲仲徐起復誦恬然若無
覩也五歲觀圖繪所傳古人善行獨喜誦張文饒司
馬君實矢口為文往往多近道語七歲學八卦聞乾
坤震巽坎離之義即推類以通諸艮兌其聦悟率類
此未弱冠盡通文章至經傳微旨多不勞探索而得
顧益自斂退在儕類中粥粥若無所能者其待人唯
恐傷之自毀泊然不見有出一辭與人相迕然非其

人亦莫之能親也十六發解進士七年之間九六登解揚華聞大彰主會試者或物色求之而憲仲不肯與知也至年二十二始並中生員進士試是科也諸主司亦有意收之而不可得意以爲已屈也及坼名始相顧嗟歎先大人聞其事爲詩以識喜有曰秋毫不藉營爲力愛用衷情只信天憲仲又屢取大科解世方推朝夕大闡一日忽喟然曰爲士者不可復入塲屋矣時年甫二十六遂終身不赴擧嗟夫世敎日下能文之士類多矜己而鶩名又率以文章爲干進之具如憲仲者又可以文士例哉憲仲性于溫良尤

篤于孝悌孩抱嬉遊不一失父母意凡有訓誨未嘗
煩再告事其兄曲當其意代之勞唯恐不及余老而
失子且鰥居唯憲仲在傍則怡然自適不自覺其悲
且苦也憲仲家世卿相余与季弟又早歲鼎貴憲仲
處其間獨終身布素漠然不一動其心賓朋交游亦
莫敢以勢利相累知憲仲者多稱其高而憲仲則亦
不自知其高也素澹于耆欲既棄舉業励書愈益甚
自經籍翰墨外若不識世有何事及晚歲出試郡邑
所至有惠利及民既去而民益稱誦之不忘然憲仲
不樂以世務自羈又早衰善病居官未久輒自解去

家居亦不事徵逐唯一二同好時來問古人書憲仲
天資既絶人又有湛深之思其讀書不甚泥訓詁至
衡鑠羣言直契會通超然獨詣於常情之表盖有非
人〻所能窺者而憲仲既不以是自多人有稱憲仲
者亦但以文辭而已迨内藴深厚潜光漸彰尚德之
士時或有聞其風興起者而憲仲已不待矣嗚乎豈
獨余私慟而已哉憲仲名吉周晚自號沆瀣子生
正宗丙午歲以　純宗丁卯登上庠壬午始仕為
徽陵叅奉以太夫人年高棄官歸丙戌為童蒙教官
歴長興庫主簿義禁府都事　景慕宮令出為平康

監報恩郡守病免去後除金浦郡守未半歲又謝病
歸既去平康久平康之民潜畫其像置前賢祠中余
以憲仲意屬觀察使禁之乃已在報恩纔周歲值歲
大浸活飢民以萬計我洪氏系豐山縣始祖以後十
五世至行禮曹判書致仕　贈領議政靖惠公諱象
漢靖惠公有四子長曰領議政孝安公諱樂性季曰
贈左賛成諱樂最吾先考以孝安公第二子爲賛成
公後吾先考諱仁模初諱大榮字而壽登進士官至
右副承旨　贈領議政先妣貞敬夫人大邱徐氏江
原道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諱迵修女舉三男子吉

周其仲也娶淑人咸從魚氏　世子賛善杞園先生
諱有鳳玄孫女叅奉諱在璜女生一男祐健登文科
為藝文館檢閱側室有一女祐健亦有一女皆尚幼
魚淑人先憲仲十九年歿葬于長湍府治南孔德里
之原直賛成公墓下十餘步憲仲之歿在今　上辛
丑四月始厝于廣州狎鷗亭里越三月乃還与淑人
同穴嗚乎憲仲之葬余何忍銘亦何忍不為之銘余
与憲仲偕讀書五十年自憲仲棄余不忍復展卷有
月矣今雖欲為一語以傳憲仲尚可得耶然憲仲之
文自足以千古矣亦無待余言為也銘曰

鍾眷鳳噦玉尹蘭芬欽而歸之四尺之墳文章有神
奕奕窮宙石泐山砥天与子壽

怡餘畧存

永嘉洪吉周憲仲 著

原文

立乎心之謂志充乎志之謂氣發乎氣之謂言擇乎言之謂文文章之作學豈不大矣哉世之學者不揣其本而模索古人之聲氣以自號爲文章豈不謬哉氣猶風也言猶聲也今夫風噌噌然起於大塊之間其始則一氣也草木得之則其聲撼以飂崖谷得之則其聲邃而喁遇竅則砉以噫橫空則蓬以散旋乎林盤乎壑入于大澤之中則其爲聲也飀颼澌汩滈

泐而無方風之氣一也其所遇者殊耳余甞讀古人之書學爲文章者有年矣讀楚騷則其辭欲悽婉讀莊氏則其言欲浩放讀左馬之書則便欲紀事讀荀揚王韓之言則便欲論道所讀者山川樓觀之記則其文欲跌宕而瀟灑所讀者箴頌碑誄之集則其文欲典奧而簡重是以屢易其規帷步趍之不類古人是病既而悟曰文之體固一也今我欲人人而學之言言而傚之是猶不知風之一氣而從草木崖谷山澤之變欲盡得其聲也雖終身役役於翰墨之中必知其無所就也讀書以存吾心求道以尚吾志養勇

以配吾氣明理以纘吾言本之以六經之則參之以諸子之方則隨其所指浩乎其不窮出之於口筆以從之放之萬變無適而不中文矣必人人而學之言言而倣之哉余既以是藥余病又傷世之為文者多困於模擬也故有是言

治家說

峴山子迂癖不識世務既買屋峴首不向家人產惟讀書于室客曰子始為家而不理產業讀書奚為峴山子曰吾之書乃所以治吾家也為吾而治我家者盡在是書曰可得聞歟曰人之居家必先以師友之益次之以田宅衣食財用使令之具吾請為客悉言

之吾以孔聖為吾師由賜為益友韓蘇為文友陶杜
為詩酒友莊周東方朔為譚友老聃魏伯陽為方外
交王褒張芝司書記戴德講四禮仲叔圉接賓客焦
千之傅子弟管夷吾理財産蕭何掌鍵鑰范蠡掌契
券馮煖守田宅楊濳治居室王承福修墻垣郤平監
園圃李德裕營別墅張機主醫藥韓康主藥舖陳平
司烹宰淳于髠掌釀酤猗頓典鹽醬豎亥通書信王
良為守廐奴許褚為應门奴阿段為汲水奴卓王孫
為田奴刁間總諸僕入則甘羅楊修使役於左右出
則周倉曹交呵叱於馬尾吾之治家顧何如客曰是

皆空言也世豈有是人哉峴山子曰世雖無是人是人也皆在吾書此吾所以讀書不息也噫嘻今之治國者無丙魏房杜之相也無関張郭李之將也無張綱李善感之為諫官也無姚崇劉晏之為有司之臣也猶且晨恬夕嬉日從〃榮利民國之危安不之慮焉今吾讀書以求之不猶愈於是乎客休矣

經喻

易如滿天星宿邑絡橫縱躔次光輝衆庶皆可與睹而氣候氛祲聖人亦有所未盡書如天球弘璧列在兩序天子率公卿衮冕而瞰之詩如春風時至百花

皆蓑鳩鵲鶴鶬各鳴其音春秋如九天宫闕鍵鑰深
嚴周還乎庭阤之外者莫知其内之所有周禮如梓
人為室大而棟榱欐梢小而欂櫨棍闑各具其材長
短方圓無不合度儀禮如先王廟中遺衣服濶袂委
裳今人服之不便步趍禮記如祭畢虔脤賓主肅雍
廟宫之内若有百神臨止論語如堂上人從容氣平
辭温而民自服大學如君子之富不畜珠玉錦綉而
飯稻衣帛自足以及人而有裕中庸如五雲中捧出
九層臺瞻之在東忽見于西孟子如海潮暴至風濤
如屋長鰻巨鯤力不敢与角

明學

古之學者講詩書禮樂之文習射御之藝篤孝弟恭讓之行曉兵農田賦之務居家則足以事父母御妻子仕則可以治天下國家其為道至簡而其為功至大士或有通一經而不違乎其餘以之泛應而有餘是故恒十年五年而功夫之后世所講者訓詁註說所究者太極性命之原所誦讀之書日常滿千童而習之底于老死而無究竟窮經宿學之士諱功效不敢言而恒以始學自居是學終無可成之日也古之為學者何其易而今之為學者又何其難也然古之

學者莫盛於孔門一貫天道之說游夏以下莫得而聞大易之理顔曾亦不能言之後世弱歲初學皆能鑿鑿談性理大之則極天地小之則入秋毫有不能精乎此不敢以讀書自居人亦不以儒之名加焉古之為學者何其難而今之為學者又何其易也噫吾知之矣古者誦詩三百不達于政君子謂之不學是故讀周南召南已足以免墻面之譏降至于漢猶有能以春秋折獄者今也讀書倍古人講辯論證之說充天下而措之於實用則靡所當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又何難易之足較哉請言其所以異上古無學之

名學之名始于兑命詳于戴記三代聖王建學立師
教人以孝弟忠敬之實揖讓進退之節未聞其有以
性命理氣太極之説誨之也讀書者習先王之法教
多識前言往行歸以反求於吾身以從其善而絀其
惡也非欲其講辨論證貪多務精以自夸也至若性
与天道非德盛識廣大而化之一朝豁然自通則不
可知也此聖人之事也故游夏已下不聞此不害其
為賢者亦不害其脩己而治人也聖人不作教學之
本喪漢儒妄以己意傅會註説道術晦盲賴周程朱
氏作於千有餘年之後推獨得之見以求聖人之心

而彰明六經之義其知可謂大矣其功可謂厚矣然繼是以進學者不能師其反躬脩德之實而徒襲其夸辭說理之末於是乎以性命理氣爲ᄏ學之本講辨論證爲儒者之務儒之學遂爲偏技之無用而俗士之訾之也日以繁或嘗有豪傑之士脫畧講辨而不能反之於躬行之要乃欲求之乎虛靜之界其失又滋遠矣夫理貴乎徹人必自力而究之其得之也甚難然後其守之也可久雖工匠小藝勞心而自得者終其身不迷良師誨之一聞而悟者其知也必粗是故聖人敎人必俟其充滿純粹而後始告之本原

之精奥若孔子之以一貫告曾子〻貢也程朱夫子以卓高之識深苦之學得孟子以后所未傳之道恐后世又遂湮晦不得已盡以其所見〻諸言語文章之間於是上古諸聖人所黙識心通使人自得之而不肯道者皆發露無有餘蘊后之儒者纔讀十數卷書已能言孔门十哲之所不及闻者自得之功淺而力行不逮焉古之學者造乎精微則難而施諸事實則易今之學者造乎精微則易而施諸事實則難噫此之由耳嗚呼今之說經者吾又未敢知也詩書春秋之推而及於政事尚矣不可論也讀論語者舍文

行忠信之教而斥斥乎一貫浴沂之說其所以推衍而為說者皆孔子曾氏所未及思也讀大學者畧正心修身之切而纚纚乎明德之訓讀中庸者嚴九經三德之講而切切乎中和戒懼愼獨之辨嗚呼使曾子而聞今人說明德則必瞠然大駭曰吾之言明德只言明吾之明德而已豈嘗慮及此曰心曰性之爭乎使子思而聞今人說戒懼愼獨則必藐然大戚曰吾之言戒懼愼獨欲學者畏謹於隱微而已豈意有此未發已發分言之巧乎古之文章立言論道其為義至當而其為文特疏不似后世文辭分合照應之

密也詩書以降至于戰國諸子秦漢之文皆可觀也〻
聖人之書与諸子其道之精粗不同而文章之法未
嘗異也今也割抉聖人之書必欲求聖人所未嘗簡
諸心之說抑獨何也夫所謂學者何也反求諸身而
已矣讀聖人之書觀其禮義忠孝之說則必反諸身
而蘄吾之有是焉讀古今史策觀其是非得失之辨
則必反諸身而勸且懲焉見人之善退考諸己曰有
是乎見人之惡退考諸己曰亡是乎是故讀一句書
必服行之不暇此仲由所以惟恐有聞也是以一經
通則可以達乎政可以專對於四方其於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適今也讀一句書必欲求其微旨奥義推而至于茫洋空遠不可究詰者而后已矣暇夫反諸身而行之哉故曰今之學非古之學也

崑瑶隣記

長吾一歲吾可与爾汝也爾汝者之所爾汝又可与爾汝也如是不已則混沌恭始之民皆可与爾汝也此固戲語耳亦可以喻夫大也自吾長一歲而積之可至於混沌恭始則自吾少一歲而降之必至于幾萬萬年之后而不窮也有人於此差賢於吾而吾冀及之其人之所冀及者吾又冀及之不幾何而冀及

乎大舜宣父也有人於此微不遠於吾而吾從染之其人之所從染者又從染之不幾何而從染乎惡來盜蹠也崑崙瑤池天下之極西也吾弟海居齋葺其內寢之西室而扁之曰崑瑤隣豈吾弟有味乎斯言歟是室之在吾弟之宅不過數十步西耳又西數十步而為庭垣庭垣之於室不啻隣也又西數十步而為西墻外他人之家是家之於西墻不啻隣也如是而累之不已則何患乎崑崙瑤池之不啻隣也自西墻而視之是室也亦數十步東耳又東數十步而引之不止則亦何患乎泰遠閒明之不啻隣也豈吾弟

知是室之可隣於崑瑶而不知是室之可隣於泰明欤崑崙出爾雅爾雅列於經瑶池之說襍見于異書盖未可信今亦不暇辨之

春山館上樑記

棲林澤者數椽而有餘宅都市者千百架而不足故夫因樹而屋戴崖而广抱書來道長往而不顧者有之矣處芬華之黨夾豪囂之聚簪組軒駟朝夕於耳目而能斗其室圭其牖詩書圖史自玩而无外徙者吾見益尠焉吾族侄祐吉成汝築書室于所居之隙地室在京城東廓中而窈色邃複若將挹岳麓硐谷

氣棟庳宇狭屋容步武卽之朗敞有崇基廣厦之具
盖將讀於斯誦於斯賦詩述書於斯馳翰美墨於斯
者也礎跗甬奠柱軀斯挺橫縱如井田布置如軍陳
爰以穀朝甲辰獻茲匠樑諗余以儷辭余謂上樑文
匪古也文之用儷亦匪古也遂造爲不古不今之文
不奇不耦之章俾讀而膺之是文也匪儷而有儷之
情實與是屋稱其六偉之歌亦舍舊而新是刱詞曰
樑之東維曙之曨樑之西維夕之霎樑之南維壑蔚
藍樑之北維嶽紺墨樑之上星漢漾漾樑之下丌硯
雅雅上樑之後受祿永久

汾溪六賢祠記

縣天安郡治南二十里有山峯然而崇者曰蓬山其前有川環而流決〻者曰汾溪郡之前賢沙峯先生司諫徐公挺然及其兄子復齋先生郡守漢柱賓嘗卜居于茲亦惟同郡人正郎俞公彦謙盃谷先生進士李公承壂希庵先生直講玄公德升安谷先生奉事李公重明盖嘗往來講習焉茲六賢者相望於數十百年之間其德行名節焯〻表見于世非屢爲一郡之式已也歲戊辰郡人士相與謀衷貲起屋宇于郡之龍溪春秋以祠之既數年屋不能敵風雨遂以

乙亥秋八月丙寅段等室汾溪而移虔焉翌日丁卯
薦獻成郡儒耆成咸在有中坐而言者曰諸生知建
祠之為尊賢而獨不知尊賢之本不端在建祠乎彼
徼財賄厲民夫閱競干黨比而動輒怙祠賢為重者
固不論已若其崇堂肅廡易庖絜滫登降盥蕆式秩
靡愆于尊賢亦末也惟蹈其訓無悖其行是謂之本
粵若正郎俞公事親惟孝迪志衎養孚誠中積遹名
異應士有隳行婧職嬉其躬而遺其親者不可以入
茲庭盆谷李公遘時閫襪夏言扶倫深身遯耀不見
知而靡懊士有學不能昭綱彝志不能安躬約者不

可以入玆庭希庵玄公厭世之濁鏟跡晦遯窮經以
惠蒙士業言以顯文章士有饕榮于進不自劼于向
學之實者不可以入玆庭沙峰徐公遲也執貞受忤
犀儉數經納規啓索微奧忠愛之篤至形於歌詠士
有枉正阿私無明道術以聖吾　君之志者不可以
入玆庭安谷李公痛夷華夏秉義不懾議狥　皇廟
衆沮獨抗吽閣竭言爲大老攸重士有徇時趣利昧
諱忌而忘大義者不可以入玆庭復齋徐公邃學堅
操克繩家徽一世儒獻咸與之爲友士有不修德以
墜世美交非其良用荒圮厥業者不可以入玆庭言

訖衆皆稽首曰唯唯其翌年丙子夏四月辛酉豊山
后學洪吉周述其說以記之

海東諸名家文選序

洪子旣選東方十二家爲大東文雋若干卷又推及其餘得若干家而選之旣訖而歎曰甚矣余之好權也客怪而問之曰天下之好權者吾見之矣高車大駟黼其裳而戟其門將相卿大夫趍命如僕僮得其喜則衮黻隨之攖其怒則鈇鑕從之此固天下之大權而古今人之所共趍也若夫積金錢如屋豪富甲一邦者雖無一命之爵公卿大夫之走于其門者如

沸出一言能暖氷而寒火是又趙魏金張之所不能
及也今先生一書生耳家無斗斛之儲而自以為好
權何也洪子啞然笑曰凡子之所言皆一時之權也
彼以金錢之積招權於市井好利之徒者固不足道
也至於貴人之權忻怒傾一世睢睢於朝市者不敢
發一辭而忤之一朝勢去求為乞丐而不能得幸而
死牖下積戾聚惡布在簡策天下後世辱罵之不暇
子孫之冒其姓者莫能齒於人是直須臾之勢耳奚
足以稱大權乎哉今夫文章之權異於是居不儒兩
衣不衛廬觽令不足以悟童奴顧以枯木之支死獸

之毛括天地之所未容盡日月之所未曜甚則專擅賞罰鎔鑄賢愚立乎兩大之間閱萬世而不毀其至也可以奪天而勝鬼天下之權其有大於是者乎然是猶不能自傳也雖古之名文章者其文有善有不善混而存之猶寸璧埋塵壤之中過而睨者不知其有光惟由是而選文者作焉今也上下四百餘年之間衡稱而斛量之進之則若升九天退之則若投深淵存一章則為湖璉琬琰紬一篇則為沙礫土苴將使后之人擊節而稱之曰某文某文者其必繇是選焉其為權又豈黜陟人官爵者比哉文章操萬世之權

而是選也又操文章之權余得以專之而不讓天下
之好權又孰在余上乎且世之所謂權者皆与禍相
隨吾之所謂權者終身專之而無害是又可同日以
語哉客無以應遂記斯言于卷首以為好權者戒至
於諸家文章之得失同異余已各有所論故不復著

明文選目錄序

明文選二十卷目錄一卷澗泉先生之所編也其書
有五集以劉伯溫宋景濂方希直解大紳楊士奇李
賓之王伯安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之文為甲集甲
者一代之宗也自洪武以後至于正德之初為乙集

乙者東方木德生物之極盛也自正德嘉靖以來李王已下若干家為丙集丙者天道自東而南時之變也嘉靖以后之文不能以一家名者為丁集丁者南之終萬物之生意窮也革命之際其身已辱而其志不忘乎舊者並為戊集戊者中也於方無屬焉是人也非明人也又不忍屏而夷之故曰戊也甲集十卷乙集三卷丙集三卷丁集二卷戊集二卷者詳於盛而畧於衰也或曰先生之於古文方將以六經為甲諸子為乙馬班韓歐為之丙丁戊馳騁出入互與之京其眡是選所稱甲乙者固將己庚之不齒矣何先

生之拳拳於是遴也是有不肰者伊呂之功曾閔之
行擧天下婦人孩子莫不誦之有人焉抱尺寸之長
自委於屠販樵牧之聚而莫之顯此仁人君子之所
惕然而動心也夫所謂六經諸子馬班韓歐之書其
善者固已焯焯光耳目讀之者口滑而心飫至若有
明一代之文遴者少善本訑之者黨其尤訾之者罷
其良是遴也所以厚明人也其亦仁人君子之所用
心也嗚呼自己庚以下三轉而至于癸十千之位窮
焉窮則復起于甲自明亡以后汔于今二百年文之
獘亦極矣吾頼先生之無淹乎是而復帰于六經也

續史畧翼箋序

利於己不能利人未仁也惟修己以治人乎利今之人不能利后之人仁未弘惟立言而覺世乎利后之人不能利古人仁未至吾于是薦焉淵泉先生博古懷道出而庸乎世蓋將以其修諸己者利人既寡諧于旹則閉戶守古人書曰吾欲立言而覺世懼未信也遂敬取先君子所撰續史畧一卷普搜羣書而註之俾畧者備而遺者補凡十六卷命之曰翼箋其弟吉周讀而言曰天下之載籍綦富學者患不能盡讀惟不可不究者經與史耳經固天下學者所共宗也

史自三代至于唐宋前而有左氏國策司馬遷班固之述後而有温公朱子江少微曾廬陵之輯家置而人習之惟皇明史作者雖多而善者罕博聞之士猶患其憯焉是固己与人之所同病也抑今与后之人之所同憂也且使其二百九十年之间忠臣直士功烈謨猷泯焉而不章羅神思獘筆墨矻矻于編纂者唐之於架以飼蠹魚是又古人之不幸也今先生之為是書博觀羣言利乎己也刪蕪選美俾讀者不厭而不陋今与后之人之利也採前人之述作而不削其長闡往行之幽祕而不滅其名于古之人又利也

況其著治亂興廢之故用詒萬世法則修己治人之功媲焉昭忠邪賢不肖之斷以詒夫來裔則立言覺世之效賅焉噫全乎仁者其惟是書乎且夫表章先人之書而輔成之孝也孝又爲仁之本也謹盥手而書之以弁于卷

三韓義烈女傳序

余嘗讀詩書以下左邱莊周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諸作者言蓋欲徧徼之而未能焉又竊疑夫彼數子者生乎后世則其文當何如也將簡其辭深其指猶昔之作歟時益以不同居今而造古殆不免乎擬也

數子者必不爲己不然天之降才無古今異何數子之后無復有數子之文乎其將以乎旨而遷相率爲今之文歟夫以數子之才与學又恐不至是庳也起不决始十數年及得竹谿子所作三韓義烈女傳而讀之然后始矍然悟恨昔日所見之未至也其書凡三卷蓋托新羅女香娘死烈事而演之襍以神怪弔詭語特一部傳奇述異之文耳然其學則天地日月星辰之度性命理氣之賾禮樂兵戎忠義孝烈之盛人物鬼神仙釋妖魔之情靡不搏其事則堯舜三代以下帝王后妃聖哲賢能忠臣貞女智士猛將之績

靡不輯其文則六經三史百家之言与夫詩騷歌曲
委衖鄙俚之諺俳優謔笑之談靡不包夫以數卷之
筴述一女子之事而其所囿羅也如此信天下之奇
才也雖然余之所以喜是書者又不在是甬诚喜余
十數年不決之疑一朝豁然而剖也其說曰使左邱
而生楚懷之世離憂放逐而作賦則其文必如離騷
使莊周而生漢武之時掌金匱石室之策而述史則
其文必如史記餘數子咸然又使此數子而生齊梁
隋唐之間作駢儷對偶則必如庾信王勃使之生宋
元大曆之際作樂府古詩律絶則必如李白杜甫使

之生興元貞元之中奏議論事則必如陸贄使之生唐若宋作制誥論巢碑誌序記諸文則必如韓愈蘇軾使之生元明之交作小說塡詞則必如羅貫中王實甫使之生今之世演香娘義烈則必如竹溪使之讀香娘義烈傳而叙之則必如余推是以往槩可知矣是褱余以古觀古以今觀今而不能互之也以左觀左以莊觀莊以馬觀馬而不能通之也以故莫之悟焉聞余斯言而不犂然以爲名言者不可与讀是書也聞余言而不喩其指復請究其說者不可与讀是書也其曰是語怪也且淫俚彼左馬者豈嘗云哉是

不可与讀是書也其曰是書往〻多襲用古人句語
彼荀莊者豈嘗然哉是不可与讀是書也不惟不可
讀是書即詩書以下彼數子之書以及辛庾信王勃
之駢儷李白杜甫之詩陸贄之奏議韓愈蘇軾之文
羅貫中王實甫之記与余之此序俱不可与讀也

東文十二家小題

牧隱如絙桑之瑟。希音疏越而但聲調太緩。不能動
人。閭易如百圍之木。營屋千間而棟楣杗桷。不綵不
斷。白沙如騄駬之馬。一日而千里。控勒羈靮有之而
不暇。施月沙如救時之相。紳笏廊廟。金穀卒乘。應之

而不見其疲至於虞韶殷輅亦或未遑衆村如斵石爲山種以奇卉非不爛然可玩而非天地自然之造清陰如宗廟中簠簋瑚璉或中古尺或用今制純樸雕鏤錯陳互列而均之可以盛明粢祀于上帝谿谷如長江浩浩奔流萬頃而波濤平遠無呂梁三峽之變澤堂如村家飯味厚意真少酸醎螫口之奇眉叟如鈌鼎破敦強稱殷周之古器愚而好奇者往往誑惑息庵如偏將馭卒行伍不亂使之代元戎統六師則才不勝其任農巖如游夏諸子列侍杏壇談詩說禮侃侃誾誾而三軍之勇或遜於子路江漢如治世

宰相巖冕珩曷進退揖遜儼然人望而敬之问之以錢穀決獄或茫然不能對

讀燕巖集

晨鼂起盥頮施髮織虎坐巾于額取鏡以炤端其欹邪人〻之所同然余始冠施巾加二指眉上為之度無待乎鏡炤疑是或旬月不對鏡少壯之容今已忘之矣人有可與友者同閈居幾年未識面而去以為恨我與我其近豈直同閈哉今余不識吾少時容不以為恨何也千歲之前有人焉其道德可師其文章可澐吾恨其不同時也百歲之前有人焉志氣言議

可觀也吾恨其不同旹也數十歲之前有人焉氣足以橫六合才足以駕千古文足以顛倒萬類其在世也余已通人事然而未及見也然而未及与之言也然而吾不以為恨何也余旣不識數十年前之吾况於數十年前之他人乎今余取鏡而觀今之吾披卷而讀其人之文其人之文即今之吾也明日又取鏡而觀之披卷而讀之其文即明日之吾也明年又取鏡而觀之披卷而讀之其文即明年之吾也吾之容老而益變變而忘其故其文則不變然亦愈讀而愈異隨吾之容而肖焉已矣

讀臺山詩文鈔

吉周自始識字以家兄淵泉先生爲師皆家兄甫成童而讀書已累千卷長而濡翰汩汩焉日數千言顧自以不足卓然有志乎伊傅孔顏之間吉周稺且騃私竊意今天下文章道德必無如家兄者歲乙卯家兄登甲科聲名溢于朝野是歲秋朝廷又設庭試吉周時十歲獨記諸父兄長老以至賓客之往來者莫不擧摘帖中臺山金公邁淳名爲得人且謂其學術淹貫當軒輊家兄吉周始心駭之以爲今天下乃復有近似於吾兄者邪居數歲吉周稍識事而家兄與

金公迭出入館閣推挹者益盛二公亦甚相得驩然
吉周嘗一見公家兄座而皆尚少不曉所咨向者為
何語唯竊意今天下邃學博文必無如二公者今年
己亥始再見公於家兄所居楊津之室繼又以小舫
訪公于蓉洲蓋距初見時已四十載二公皆皤然耋
老而吉周之髮亦白其五之四矣宦途多巇世情百
幻家兄雖嘗宅百揆以贊辭章而今謝事江居復肰
若忘世公則尤沉鬱推抑僅厠名下卿列而足亦不
及脩门有年矣雖然今之世上自學士大夫下逮輿
儓走卒八方之頑孺所瞻望涌慕以之為嶽斗猗鳳

者孰有与二公參試吉周之所嘗再竊意者今而後
確然知非稱且駢也公既与家兄若兄弟然吉周之
視公亦与視家兄無甚異公亦不以吉周不才而斥
之既再三見怡然若少相好至老者以其詩若文之
遂為二卷者示吉周公之學尤深於經傳及程朱二
氏書登是卷者參半為論道講禮之作他詩文皆王
琢金鎔粹外而奧內殆与夫淵泉之博大雄峻者相
經緯若黃亦道然他人之稱作家無可以与於此嗟
乎吉周疇昔之見發於稱駢者何其中之若是偶也
公之文匪吉周所敢議也若其慕用之殷受知之厚

以及乎穉騃之偶中者則又不可以不記也姑識之如此

賀尚判官墜馬書

頃聞足下墜馬損面膚輿歸于家始則駭焉而驚旣又殷焉以憂久之迺釋然反欲以賀也衰疾之人雖未敢即致一書而區區豈嘗忘于中哉憂疾病而賀安樂聖凡之通情也今人毀衣冠虧肌肉筋骨引刺負枕席嚶嚶作痛苦聲而我迺欲以賀不其戾歟然愚蒙之意竊有在焉足下素閑於馬恒以是自許亦以是名於稠人中今也一蹶而僵于塗身體且不得

自謀尚何管於韁勒銜羈哉然則足下之所自許者果安在也族庖血掌事之恒也庖丁傷指終日不悅非為其痛而已也今足下必自顧歎然不憂其損傷而慚其自許之未至也然竊嘗聞之有力者創於陳善醫服藥而致疾今足下之傷于馬未必不繇其自許也凡天下之事閑則易以恃恃則易以忽忽則未嘗不敗使足下不閑於馬則昏夜獨策遇狹路欹徑必惴惴若不自保兩手牢執靮不舍兩臂堅據于韉畏一步卻一步未必居然而墜于地也今也閑故恃之恃故忽之忽之故墜焉幸而其傷之小者天之所

以厚足下也足下由是可以知恃与忽之必能底于敗此又天之所以惠足下也小懲而大戒易之道也今足下之所自許以閑者豈直馬而已乎在天而星緯曆數在地而山川道路以及乎稼穡樹蓺之宜器用名物之彙皆足下之所常自許以閑者也然足下之閑於此數者未必盡過於馬而數者之肯綮節目所遇之難往往或有甚於昏夜獨策狭路險徑之危則足下恃而忽之其所傷恐不但衣冠肌肉筋骨而止也今幸天佑足下乃能不傷於其大者而先傷於其小者俾足下戚然知恃与忽之必能底于敗自今

以往足下之於天下事必無傲然自足之心而常兢兢焉如將有憂向所稱數者之肯綮節目所遇之難皆不足以傷足下警於小而保於大其爲利孰甚焉此愚蒙之所反欲以賀者也若夫衣冠之毀者已新矣肌肉之虧者已完矣筋骨之引刺者已伸而安矣枕席之嚶嚶者已化爲言笑之訢訢矣顧此一時之厄又何足爲達人憂也相愛之篤敢冒越禮之譏有此獻語千萬鑑諒

自貽峴山子書

僕與足下同心而壹體常欲足下道德出於古人之

章併六經僕獲享其美譽今者足下之所讀於中國
則弇山牧齋之文否則東人集耳僕竊嘗然自失不
能無疑於足下顧足下明聽焉古之學者立身尚志
亢焉以周公仲尼自期高則屋爲程朱不及則游謝
蔡黄許薛而止又或有泯泯焉無所成而死者况其
志之又下者乎文章亦猶是也書詩春秋邱明孟氏
之書檀弓考工之記文之至高者讀於斯誦於斯坐
立嚬笑於斯高則爲韓歐蘇下則爲宋濂方孝孺歸
有光之倫其又終身習之沒而人不知其名者可勝
數也夫取法於至高猶患如此况其從下焉者求乎

余山牧齋或賡之為文或俳之為言大雅君子所惘
然不欲累目而浣唇者也足下奚慕於斯而讀之乎
至若東人之集雖非奇技淫巧可以溺人心知者然
以是求文章則亦知其遠矣今欲學籩豆梡嶡袞冕
黻舄之制者必之乎宗廟朝廷不可求之於侏離左
衽之鄉優倡陳戲之場亦不可從田里父老疏衣冠
野容貌者諮之也且足下讀書將欲何為也其將出
以用之可以匡君而施政惠天下以先王之道歟以
藏之可以絕千聖之絕緒立萬世之法教著言垂則
与六經同傳耶其亦姑學為奇麗侈巧之詞聊以自

娱其情思今之覽者稱之曰才人也后之讀者命之
曰弇山牧齋之餘也而止耶其亦鄙俚掇拾茍特以
應俗甘自混於東人之集耶由后二者之云則僕不
願与足下為一偕受人恥笑也由前之云則以藍之
所讀求彼之所志不幾於斫木為車終日役不息而
曰我將浮沅湘涉江漢以達于海也乎且足下以為
彼弇山牧齋与夫吾東諸先輩曾所終身而讀之者
又何書也非所習書詩春秋卬明孟氏之書檀弓考
工之記耶以彼之所讀而其所就不過如此雖欲直
為彼數子而止亦不當於彼數子之文求之耳僕之

於足下其契誼之深厚猶陶朱之於鴟夷也六一之
於醉翁也紫陽之於遯翁也僕之自待而待足下不
端在於文章足下讀易則僕能悟河洛大衍之理足
下讀禮則僕能辨冠昏喪祭之節足下讀論語則僕
能知仁智孝弟之則足下讀大學中庸則僕能通三
綱八條誠明費隱之故足下讀史則僕能曉三代漢
唐古今治亂得失之跡今僕心志蕩以散精氣昏以
塞古聖人禮術法言逖若不相謀者有日是足下所
讀之書使之然也僕願足下亟投弇山牧齋二書于
熖東東人諸集于度取昔所讀聖人之書而益讀之

俾僕得以偕進于道不勝萬幸某月日哯山子頓首

白哯山子足下

與人論文書

世之論文者其説亦繁矣或者曰譬之於屋定石而甃壁土而埃斲木而極棟桀欐覆之以瓦而周之以垣斯可以安其居矣若夫傑構則不然必扛而崇之若騫而臨拓以恢之若斥而專於是乎有庭有廊有樓有臺有園谿沼沚之助焉有山阿澗流之觀焉夫是而后謂之君子之居為文者類是或者曰文猶兵也矛戟以衝堅弧矢以徹遠旝鼓以行令甲楯以衛

患什伍有統行陳有位用命則賞違律則誅先王之兵若是而已至夫運奇設伏出人不意而攻人所未備乃孫吳狙詐之術非聖人之軍制也六經之文豈嘗有縱橫奇恠變化之百出也哉是二說者吾歧之而不能合亦不知其為孰勝也然嘗聞之矣聖人生知而安行若使后之學者猝然為聖人之事是猶責步於七日之後必不可行也其將出入百家無所不學千萬變而后至于道爾今有形若槁查坐若跌佛不出乎斗室而觀天下之至理者是亦歷太華登岱宗以臨黃河滄渤極天下瓌豁之觀而后歸者也唯

文章亦然其必馳騁奔軼無所不至而后乃泯其縱而樸去其味而淡若自始而學為六經未有不居然而竭是猶血氣方壯之人自養如耆老坐臥使人扶飧搗肉吸糜粥不至一年半年肢體瘻弱遂為廢疾人而止耳如是而自以為合居養如某老壽亦當如某老其可乎哉若夫今之為文者其蔽有三務華采者取古人已陳語仍其意而易其字傳之以藻飾是猶文朽皮繪枯骴驟視之或燁然動目迫而察之則陳腐也務高古者眉目狀貌衣裳冠履往往酷類古人而性情神采不與之俱是謂塑偶之肖耳務平近

者塵土糞壤瓦礴之屬俱收而不揀頑濁穢汙殆不可薄視唯意運乎内而文達乎外法取乎古而言造乎已坦然不為苟難而嶄然自不可通思夫然后真文章也

与金臺山書畧

吾儕觚墨之間不啻及户外事而竊嘗聞胃府虧而後痃癖肆中夏庳而後蠻髳猾正學微而後异教逞設使有良藥之可以攻疾疾已而胃不扶則安保它崇之弗作設使有威武之可以殲敵敵退而政不修則安保它寇之弗興設使有嚴法峻刑之可以遏殄

邪類邪類蔓而正學不昌則又安知千端百岐之不接踵而起乎顧今日馮陵懷襄胥斯世而將陷於夷狄禽獸者雖謂之皆由吾黨可也顧大補牢之責今日讀書之士所宜均任恐不可以不在位而諉之於鄉隣之閭嘗以此衆似於一二士友槩亦不以爲河漢今又不敢不一誦於台執事盖其所仰望者甚厚云爾幸勿聽之以一塲閑說話如何

先府君墓誌

嗚乎我先府君卜藏于長湍功德里先兆負子壠后十有一年而以先妣祔冢嗣奭周旣對樹二石載德

于辭用顯昕后人又以幽堂之誌命吉周吉周不肖
大懼不能光闡休懿玆謹就家狀泣血而撰次之曰
府君諱仁模字而壽初諱大榮我洪氏籍安東之豊
山肇于高麗直學諱 至我 朝顯于大司憲
贈領議政文敬公諱履祥永安尉文懿公諱柱元府
君八代若六代祖也曾祖吏曹叅判 贈左賛成諱
祖行禮曹判書致仕 贈領議政靖惠公諱象
漢考領議政孝安公諱樂性妣青松沈氏牧使 贈
左賛成諱銈女以 英宗乙亥三月二十八日生府
君孝安公弟 贈左賛成諱樂宬早卒無子孝安公

以靖惠公命府君嗣其後妣完山李氏學生諱東
騫女吾先妣大邱徐氏判中樞忠肅公諱渻七世孫
觀察使 贈吏曹叅判諱迴修女安東人 世孫贇
善文敬金公諱元行外孫也以癸酉九月二十九日
生有三男二女男奭周文科吏曹叅判吉周叅奉顯
周尚 淑善翁主封永明尉女適沈宜奭李顯愚奭
周男祐謙女適韓弼教吉周男祐進女幼顯周男祐
喆沈宜奭一女亦幼嗚乎惟府君好學博聞尤留意
田賦卒乘選擧之制嘗慨然有志于當世忽一日告
父母曰兒性不諧于時使决科第以進懼貽父母憂

也遂不赴大科既而登 正宗癸卯進士孫膺仕至
三品然匪所樂也既出試郡邑專務以德教先之其
治延安府刱為月講之會以屬其儒士之朋軋者任
瑞興為民爭難于長官及廟堂竟得申者數事每催
科不施笞扑而輸納輒如期民有訴雖蠢甚必令盡
其說東吏嚴亦未嘗以私事罷之自瑞興歸民爭欲
遮道留又竝訴于觀察使既又築臺而刻之以識去
思凡子弟族婣從府君遊得聞其緒言者出為吏皆
以循良稱今 上壬申以 特命擢承政院同副承
旨先妣從封淑夫人后歷敦寧府都正戶曹參議右

副承旨以是歲十月十五日棄不肖等是日推季子
顯鬨恩　贈議政府領議政先妣又從封貞敬夫人
自是後先妣深居一室不輕出戶外遇喜慶亦慼慼
無懽色年登七十生朝不許陳饌着衰然若篤疾在
躬者竟以癸未八月二十一日捐諸孤嗚乎慟哉先
妣嘗喜誦蕭巖衡門詩慕陶淵明之爲人府君旣廢
擧顧語先妣曰吾已無意祿利它日當與子偕老江
湖間耳先妣亦忻然心肯之至老始買舍東江側旣
而病未能如其志嗚乎此吾先府君終始之大略也
而吾先妣所以配之者如此府君常侍親疾屢日不

解衣帶幼受靖惠公樹愛特異及靖惠公卒府君年纔十五號慟過禮制孝安公戒之曰期服之哭与斬衰異節吾憂爾瘁于毁也至晚年拜靖惠公塋哀慕不少異親墓事兄孝獻公友悌出乎常及孝獻公卒哀痛甚食飲恒痞滯不下竟以此得疾至大故嗚乎慟哉先妣始嫁尊姑沈夫人器愛之不啻如所生家事鉅細靡有不与聞伯姒少先妣十歲入吾門又晚洎受家政先妣卽退然聽順同爨居數十年上下無一語間嗚乎此吾先府君內行之敦也而吾先妣所以配之者如此　正廟眷孝安公篤府君亦屢被

特旨除官及　正廟登遐府君慟泣如不欲生常謂
子從仕者曰　先王時所不敢爲者爾愼毋犯也辛
未西寇起京都士大夫挈挐以逃難者相繼獨府君
与先妣對坐終日晏然若無聞者或以事急告府君
歎曰吾家世受　國厚恩其將來獨存耶寇必不能
渡清川逃難者祇自困耳尋果如其言先妣恒謂家
人曰吾家貴賤少長一飮饗被服皆吾　君恩也方
臥病聞　孝懿王后薨強扶出中庭北望哭盡哀而
后起嗚乎此吾先府君忠愛之純也而吾先妣所以
配之者如此吾家自前世不事芬華而府君愈視若

穢污居處服用往往有窶士所不堪賓客以為言輒笑而不應常曰愛子而養之侈是戕其子也先妣育子女絶不加華麗飾顯周始自禁中歸所賜服皆綺羅先妣手脫之復令以舊衣入覲嗚乎此吾先府君律家之儉也而吾先妣所以配之者如此府君性素剛事有不當意面斥人無少假雖親戚有權位則足不及其門然遇人一以寬恕人有求其不可者潑拒之使不得復言其可者為之竭其力如自為謀御下尤主于恩有飲食必與吾先妣手自分析度人多寡而均之先妣性尤溫惠婢僕下流各盡其情至家法

之正截然不可絲髮紊嗚乎此吾先府君待人之周
也而吾先妣所以配之者如此府君少馳騁百家言
且從仲父文清公學古文辭法度顧罕有述著獨喜
為詩紆徐昌碩出入陶杜然亦不恒与人酬荅每一
篇成惟吾先妣及不肖昆弟屬而和之先妣未嘗受
書而所記誦甚多終身不忘府君始以幾何因歸之
術為先妣誦甫旬月已熟遂取其書閱之未幾盡通
勾股根方正負之奧嗚乎此吾先府君文藝之茂也
而吾先妣所以配之者如此府君雅不樂交游常与
吾先妣及不肖昆弟談經史詩文以為娛不肖昆弟

幼學書未有外傅從府君受句讀訖輒就先妣溫習

至衾抱中猶諄諄詔古聖賢言行不怠俾克有成立

府君常戒不肖等曰不勉于學而丐人文以取科第

者非吾子孫也先妣尤不肯以慈掩威雖孩提微有

不率教立訶責俾不敢仰視至諸孫亦然嗚呼此吾

先府君訓誨之勤也而吾先妣所以配之者如此蓋

其莊而恭溫而恪和而不媟直而不迫惟光輝氣像

之大相協也若茲孫茲故篤伉儷四十有七年訖無

有一事忤閨闈之內恭和時雍豊㵪湛皡旭舒春數

不肖昆弟自髫齔以來涵熹薰浹日用而不自覺蓋

不出家庭而得孔门七十子之樂今而后不可以復矣嗚乎慟哉其將拕章啣恤窮天而無極而已耶旣合曆明年甲申某月不肖孤吉周識

祭李晦汝文

維年月日豐山洪某奉母命替陳清酌庶羞于妹婿李晦汝靈几前而哭之曰嗚呼理之不可常久矣吾猶將於子乎信今又不耿天終不可得以究耶嗚乎子之先世樹德積祉宜燾其胤冑無疑也子之尊人仁溫篤愼宜享用休嘏而不罹于毒無疑也子之貞堅敦孝宜壽耇以昌厥承無疑也吾妹之和厚惠愉

宜蒙天之澤康樂而不疚無㢲也歟者有一焉猶可
握契券以必于天今乃賑以有之而顧舛忤若茲使
子之先世樹德積祉而珍其胤胄使子之尊人仁溫
篤慎而抱無強之戚使子之貞堅敦孝而閟其秀使
吾妹之和厚惠愉而斬焉爲天下窮而又使吾母皓
首涕淚躬治饍羞以求子而莫之致嗚呼此何故耶
昔子挚雁來登我家酒殽甘芳羅列孔嘉子笑子語
飮食豈〻今茲籩陳奚昔不同而不飮食笑語以融
我懷之悲尚其如疾矧伊吾母而又我孀妹嗚呼哀
哉尚饗

睡餘瀾筆

以阿房建章為題登高山絕頂望見其層甍之涌空以是為一二句而無復可繼以斆架之小屋為題啓其戶而入則屋中之牕壁軒楹欄楯之曲折可幾句也屋中之案几屏簾簟席之鋪列可幾句也屋中之人老稚壯羸或坐或臥或睡或步讀書圍碁趨走而服事者又幾句也屋中之物書策圖函琴瑟壺尊硯墨之屬又幾句也是故題無難易循于外則無不竭拓于內則無不裕境未異而滋蹇語蹈常而彌擴不善乎文者無它焉不能旣其本題而覔其近彷徨于

蹊路之畔終不得入其门故也若夫趍乎此一等者不唯叙其屋中之所見而已既入于屋拓牕而觀焉則庭焉而有花木苔石園焉而有叢泉鶴鹿近焉而有籬落之接隣遠焉而有雲峰之超眺是又幾句也由是而又趍一等則雖至于六合渺茫之外萬古開闢之先無有不可包括而顛倒者是固題之外也然先究乎內漸而及於外則愈遠而愈恢愈高而愈趍非如登高而望者初不知其內之所有而徒欲蹈乎其外之所見也於是乎讀之者以為湧出於空無而出人意表不知其原係本題之近而推以至此實未

嘗別永異境也

憶甲寅乙卯間日侍先師于文會堂受經之暇旁及
文藝論說近吾東之文指先屈洪淵泉太史曁其弟
沆瀣太守余心識之厥後得所編三怡集者乃太史
之手訂昆季詩文若干首也太史主盟詞壇有年而
矣太守潛居講道以立言自命意其鴻章傑辭必不
止於斯也傳本甚罕余且僻處恨未嘗全鼎之味矣
及宋君景瑗有東文之役丐二家全稿於太史之婿
之家之所藏知余夙好要与商定連值期功之戚未
副其盛意今年夏五景瑗復寄以二家遺本余且喜
且感校閱一過錄以存之總四十餘篇而已入於三

怡集者姑置之故署其籤曰 怡餘畧存之甬癸酉閏
六月中澣雲鳳沈亙平識